

把世界分割的無形鏡子

伍偉昌

二零零四年六月五日一個平凡的下午，我走進了位於油麻地的「上海街視藝空間」，正是林慧潔的《他者》作品展。當我到場時得到作者熱情的招待，我有點受寵若驚呢！說實在的，這是我到過的藝術展中得到最好的招待了！主人家對創作的熱誠和執著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！

「上海街視藝空間」本身是一個長形的空間，作者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的特點來裝置她的作品。在入口左右兩側牆上，分別掛上兩組相片，每組為五張共十張相片；而在場館盡處，是她今次作品展的唯一錄像作品。從視覺上，錄像作品把整個展覽場地分割成兩個空間。在入口右邊的，是作者的自拍照；而左邊的，則是一組假的自拍照——作者拍攝了一組內容、構圖與右側相片相若，但非作者本人的假自拍照！整個場地的中間，就如有一面鏡子把左右兩邊分割起來，而分割面正是放置在展場中間，那接近場地末端的錄像作品。

放置在左右兩面牆上的真假自拍照看來十分相似，令人誤為她們各自把自己的自拍照相對地擺放在兩面的牆上。但只要細心的察看，你便會感到一點異樣——原來左面牆上的自拍照是假的！情況有如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般，一面是真實存在的個體，例如是「你」，而面對面的是假的影像，那就是「不是你」。這個鏡裏的影像很似「你」，但事實上這個影像又「不是你」，如要給這個影像起一個名字，可以叫作「他」吧！

「他」與「你」很相似，但「他」不是「你」。正如兩面牆上的照片，右面真的自拍照是以紅色為主調，而左邊假的是以藍色為主調；右面相中作者的外表與氣質跟左邊的相中人也是完全不同。就是這樣，你會發現「你」是真實地存在於這時空內，即使「你」怎樣苦心的經營，「你」永遠不會是「他」。而「他」只是活在與「你」相對的地方，是記憶、意識或認知之中，「他」是很像「你」或理想化的「你」，但永遠也不是「你」。「他」不可能生活在「你」的世界，因為只有「你」存在於「你」的世界，「他」才存在於「他」的世界。雖然「他」像是附屬於「你」，但「他」卻可以反過來控制「你」，從記憶、意識到認知甚至日常生活對「你」有極大的影響。例如「你」每天也會因鏡子裏的「他」的狀況而緊張，「你」會在團體照片中尋找「他」，朋友要在照片中尋找「你」，「你」卻希望朋友們在照片中尋找到「他」。不論「你」或別人要拍攝「你」時，「你」會盡力營造一個「他」，可是「你」只會似「他」，不會是「他」。因為只有分割「你」與「他」的分割面存在時，你才見到「他」，才知覺「他」，才要經營「他」的存在。

展場中的錄像和聲音彷彿被參觀者忽略了，其實在整個展覽上，它們有其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我的見解中，錄像和聲音就是隔開假的「他」和真的「你」兩個空間和時間的分割面，有如鏡子一般把左面的「他」和右面的「你」分開了。「你」只可以在另一邊見到「他」，「你」可以知道「他」的存在，甚至在這兩個世界的分割面上尋找「他」，有如作者於錄像中在自己的紅色背景內不斷的尋找，直至發現對面藍色背景的「他」。既然發現了，便乾脆走入藍色背景，但既找不到「他」的同時，自己也沒有了紅色的背景。也就說明，「他」與「你」，如藍與紅，永遠也不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時空，「你」只可以知道和見到「他」。因為「你」是真的，「他」不是真的。「他」不會是「你」，也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時空。因此若沒有了錄像和聲音，這個空間便失去了鏡子的功能，裝置也沒意思了。

「他」永遠不會是「你」——也許就是這樣，當作者拍攝第一張照片，她要求模特兒仿照自己的自拍照擺出相同的姿勢後，她便知道無論怎樣刻意經營，「他」只可以「似」而不可能「是」「你」。就像這樣，作者在創作與展出的過程中不斷找到新發現，不論在自我尋找和創作技術上也有新的感悟，也體現了藝術創作的互動性。每個人也有找尋自我的天性，有人希望通過畫自畫像的過程來找尋真正的自己；有人則透過真實存在的他人來認識自己（所以對於年紀較輕的人，當未學懂用何種技巧去找尋自己時，便希望得到身邊人的認同，以使找到自己在世上的身分）；而作者就選擇了以自拍照的方式來尋找自己。除了發現了自己，也看到了「他」……

4.6.2004 中國香港

© 伍偉昌 2004.